

朕也不想太霸气

风浅/著
FENG QIAN
WORKS



她是女扮男装的软包子皇帝，
从小立志成为名垂千古的明君，

but 队友如下：奸吏，坑货，小人……

等等，这剧本是不是
太地狱模式了一点！

再次
强调：

朕不是吉祥物



楚凤宸的忧郁：我真的不想孤老终身！男神在哪里？



暴政王的忧郁：就不能回头看看我吗？我也可以呀！



竹马的忧郁：一生一世一双人，奈何强权逼迫，求娶不得。

朕也不想太霸气

风浅 著
FENG QIAN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朕也不想太霸气 / 风浅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468-1

I. ①朕…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3306 号

- | | |
|---------|---|
| 书 名 | 朕也不想太霸气 |
| 作 者 | 风浅 |
| 出版 统 筹 | 黄小初 邹立勋 |
| 责任 编 辑 | 胡小河 姚 丽 |
| 文字 编 辑 | 何紫雨 |
| 责任 监 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装帧 设 计 | 周 丽 |
| 出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集 团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mm×1230 mm 1/32 |
| 字 数 | 290千字 |
| 印 张 | 9.5 |
| 版 次 |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399-8468-1 |
| 定 价 | 25.00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佞臣 /001

第二章 遇险 /022

第三章 画像 /039

第四章 探营 /045

第五章 探病 /062

第六章 赐婚 /075

第七章 虚凰 /084

第八章 寿宴 /096

第九章 心迹 /113

第十章 囚牢 /125



目录

第十一章 伤重 /154

第十二章 情谊 /181

第十三章 中计 /201

第十四章 软禁 /217

第十五章 谋略 /234

第十六章 智取 /251

第十七章 婚典 /265

第十八章 浮生 /285

番外 当岁月悠悠过 /290

番外 裴毓·与光同尘 /296





一代奸佞之臣魏贤终于仙去了。魏贤富丽堂皇的府上，满朝文武身穿白衣齐聚一堂，无不老泪纵横。他那十八房妾室和十四个儿子齐齐跪在灵柩之前，哭号之声撼动了三街十八巷。燕晗国君楚凤宸亲临祭堂，在魏贤棺前挤出几滴眼泪，泪眼婆娑亲笔题词——“贤良忠将”，哀不能已，抚棺痛哭：“爱卿……你怎会舍朕而去呢……”

在这哭号声中，宫婢悄悄靠近悲怆难以自持的帝王：“陛下，三天了，您扛得住吗？”

楚凤宸腿一抖，咬牙：“废话！快扶着朕，头晕……”

宫婢赶忙上前搀扶，耳语道：“陛下，奴婢藏了几块玲珑糕，要不您先垫个底儿？”

楚凤宸狠狠一记瞪眼过去，等小婢慌乱跪下了，这才满意地抬起泪眼婆娑的眼眸淡淡扫视殿上。果不其然，魏贤的党羽们一个个都神色怪异，许多人好似在掩面痛哭，却忍不住从指缝里探望门口，摆明着是在等着大鱼上门。

对此，楚凤宸选择冷眼旁观。先帝驾崩那年她才十岁，这魏贤老头儿今年八十几，早年打赢了几场胜仗得了先帝信任。先帝为免大权落入摄政王之手，把燕晗五成兵权交给了魏贤，封了他做辅政大臣。哪知他拥兵自重，党羽无数，横行朝野。她好不容易设计了他，却不想这老头儿却迟迟不肯交出兵权，硬是扛到了一命呜呼。这下，兵权怕是要辅政大臣和摄政王齐聚才能颁布了。

所以，文武百官都揣着小心思等着这一场乱局最后的收场者出场，重新瓜分这朝野势力。现如今辅政大臣除了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丞相沈卿之到了，司律府执事顾璟也到了，所有人都在等最后一个分量最重的涉事人到场发话。当然，那个人肯定不是她。这帮狼心狗肺的作死的奸臣们向来拿她这堂堂皇帝当吉祥物。

“爱卿啊……朕舍不得你啊……”楚凤宸一手轻抚棺木，一手悄悄捂住空荡荡的腰腹，趁着啜泣空当默默深吸了一口气，重重吐出，咳——束胸果

然还是……略紧。

“摄政王到！”忽然，门口响起一声响亮的禀报。

几乎是一瞬间，被悲伤的氛围笼罩着的丧殿忽然刮进了一股邪风，无数双湿漉漉感伤至深的眼睛里绽放出了异样的光芒，方才还期期艾艾的文武百官一个个都活了起来。又一阵邪风过，眼角还挂着泪的魏贤遗孀扯开了清亮激越的嗓子吼：“快去接驾！”

满堂朝臣终于按捺不住热闹了起来，之前伤心欲绝、痛哭几乎不能站立的朝臣们奇迹般地起死回生，相互推嚷起来：

“快！快去迎接摄政王大驾！”

“来人，速速把我的千年人参和南海明珠呈上来！”

“呵，如此俗物也敢送摄政王？来人，把区区收藏之太白真迹呈上，献于摄政王共赏！”

“婉儿，婉儿，你打扮好了没有啊？摄政王到了！”

当是时，百花齐放也不过如此。丧殿之上唯有两个人见此场面岿然不动，一个是孤零零躺在棺材里的魏贤老头儿，还有一个是目光冰凉的当朝皇帝——楚风宸。丧殿门口光影灼灼，前去迎驾的朝臣们很快让开了一条道儿，道旁两侧之人手里或捧着贵重的大礼，或牵着自家如花似玉的闺女千金，每一个脸上都挂着谄媚的神色直勾勾看着门口——门口日光稍暗，片刻之后，一顶软轿摇摇晃晃进了丧殿。在一阵细微的吱嘎声中，轿子落了地，轿旁流苏轻轻晃了晃，最终归于寂静。

楚风宸阴恻恻地盯着那轿子。放眼天下，敢把轿子抬进人家丧殿内，甚至抬到当今圣上面前的，只有一个人。此人姓裴名毓，燕晗摄政王。软轿终于彻底静止，可是殿上还没有一个人敢开口。

跟在软轿身旁的漂亮婢女朝着楚风宸盈盈一俯身行礼，道：“我家王爷听闻魏元帅不幸驾鹤仙去，念及昔日同僚之情感伤不能已，今日早晨便身子不适，故而抬轿上庭，还望陛下见谅。”

病了？楚风宸眼睛一亮：“摄政王身子又有不适？可需要朕派御医来看一看？”

漂亮婢女摇摇头，轻声道：“王爷已经用过药了。”

“来人，传御医。外面大夫哪里比得上御医，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叫朕如何安心呢？”

漂亮婢女眼睛弯弯笑了起来，她俯下身去伸手撩着那软轿的轿帘，慢慢地撩开。殿上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瞪大了眼睛，捧着各种礼品的眼神开始发光，拎着闺女的已经开始跃跃欲试……轿帘终于彻底被撩开，却不想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却是空空如也的一项……空轿？不对，轿中座上放着一把折扇，扇下压着一柄剑。所有人傻了眼，满堂静默。

楚风宸的眼角抽了一抽：“难不成摄政王一不小心病殁了？”

漂亮婢女捂着嘴轻笑出声，从轿中取出剑和扇，朝着还傻眼的群臣们亮了一亮，轻声细语道：“我家王爷说，魏元帅驰骋沙场，一生战功无数，为我燕晗打下了如锦江山。他深感自己肩上担子之重，数夜难寐，寝食难安，唯恐辜负魏元帅之厚望。如今魏帅将行，他唯有将佩剑相送，以谢知音，定不负魏帅所期许，护我燕晗国运昌盛，陛下一世安康。”

言下之意：兵权，爷要了，不必客气。

楚风宸握紧了拳头，默默捶了一记魏老头儿的棺木，脸上却仍旧挤出一丝笑来：“那扇子呢？”如此声势，哪里还只是摄政王，简直是太祖从皇陵里爬出来上门了！

漂亮婢女低笑，拿着扇子来到楚风宸面前俯身行礼，把扇子高举过头，道：“王爷说，陛下平日喜欢溜出宫去体察民情，夏日炎炎，没有宫婢常伴左右执扇扇风。此扇，取番邦进贡之云木，至为轻润，陛下随身戴着它可以消暑，久扇也不会手酸。”

言下之意：小样儿，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前阵子溜出去做了什么。

很好，非常好。楚风宸冷眼看着近在眼前的折扇，在所有朝臣的目光中硬着头皮接了下来，咬牙切齿地打开扇面，扇面上是一幅简单的水墨画，画上一张琴，一池花，上端写着淡淡雅雅的几个字：花开迟，诗酒难叙；心之所往，东风晚来。

晚来他祖宗，他这是压根没来。摄政王的轿子一走，基本上也没魏贤这死鬼什么事儿了。所有朝臣开始告辞。楚风宸把那折扇在手里把玩了好几圈，忍了忍，终于没撕下手，百无聊赖地看着丧殿上的百官百态：朝臣在一波一波离开，魏贤的妻妾们该哭的继续哭，该叹息的继续叹息，该泪眼蒙眬一呼三喘的继续喘气儿。在这一片悲戚画面中，忽然有一抹湖蓝身影在角落中闪了闪，跟在轿子后头朝门口走去，临出门又停了下来，遥遥回眸望了一眼。

那是……

楚风宸眼前一亮，一手抹掉眼角的鳄鱼泪，直冲下殿——不想，那一抹湖蓝发现了她的举动之后居然头也不回地朝殿外走去……混蛋！

楚风宸干脆提起了碍事的衣摆朝殿外跑去。魏府极大，她的身上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眼看着那人就快要消失在视野中，她终于忍不住扯开了嗓子吼：“给朕站住！”却不想那人的身影非但没有停下，反而越走越快。顾长的身影在夕阳下拉出了一抹长长的影子，最后身形一闪，竟然从魏府的高墙上一跃而过，消失在了茫茫暮色之中，就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太阳终于落山，无数金丝挂落在草尖上，最终渐渐消失殆尽。燕晗当今圣上一人站在风里茫然四顾，却发现原来已经走出了好远。片刻之后，草地上又响起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宫婢小甲气喘吁吁地跑上前来，抚着胸口，剧烈喘息着问：“陛……陛下，您在追……追什么人……”

楚风宸眯着眼看墙头上的一抹斜阳，良久才迟疑道：“好像是个故人。”一个本来绝不可能出现在帝都的旧友。

在她身后，小甲也静静站着，等到天空再也没有一丝夕阳余晖的时候，小甲才小心翼翼地开了口：“陛下，您饿不饿？”

“……饿。”楚风宸泪流，“快扶朕回宫。”不然不等裴毓造反，她自个儿就要送国丧了……

是夜，燕晗宫阙御膳房连夜赶制了一席列国全宴。听说陛下请了长居佛堂的太妃同膳，要为久素的太妃“开荤”，故而这一餐几乎可算是全肉宴。御膳房中执事的大御厨细心烹饪了各国珍馐野味，炮制成一道道精美华丽的美味佳肴，分了三拨人送入正晖宫。正晖宫中，理论上正开荤的太妃苏瑾正坐在皇帝寝宫的椅子上喝茶，冷眼看着毫无形象可言的当今皇帝在桌上与各色菜肴奋战。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香味，她终于忍无可忍去开了窗。

“唔——唔唔唔唔！”当今帝王举筷抗议。

“隔墙有耳？”瑾太妃聪慧道，停了手。

楚风宸满意点头，最后把一块肉夹到口中吃力咽下，挂在椅背上喘息：“总算吃……吃饱了……”瑾太妃沉默地看了一眼一桌的杯盘狼藉。

楚风宸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喘了几口气低头看了一眼胸，默默在寝宫周围打量了一圈儿，动手脱了第一件外衣。

“……你做什么？”瑾太妃警觉。

楚风宸可怜兮兮道：“吃太饱，束胸太紧了，反正宫里没有人敢进

朕寝宫，联想缓缓……”

瑾太妃沉默。楚风宸不再搭理她，揉了揉吃得撑挤出来的肚子，吃力地把手伸进了亵衣里头，解开了束胸的扣儿。顿时，整个世界舒坦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粽子忽然被解开了束缚的绳子，或者是溺水的人忽然被拎出了水面，只需要片刻工夫就像登上了缥缈仙境。再看手中的罪魁祸首，就再也不想把它弄上去。做皇帝，苦啊！

时间一分分流逝，楚风宸还在喘着气用手扇着风儿，忽然寝宫外响起了宫婢轻柔的声音：“陛下，摄政王求见。”

扇风的手一顿，僵了。史上第一吉祥物楚风宸慌乱地找了块绢帕把嘴角的油膩擦干净，还没来得及把束胸藏起来，就听见门口宫婢轻柔的声音：“王爷，陛下在内寝与太妃娘娘用膳，您可用过晚膳？需要奴婢差人去通知御膳房吗？”

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楚风宸匆匆与瑾太妃对视一眼，默契十足地交换位置。瑾太妃接过碗筷坐到桌边，楚风宸拽起束胸几步冲到了龙床前，脱靴掀被蒙头闭眼娴熟无比浑然天成一气呵成！几乎是同时，正晖宫帝寝的珠帘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轻轻掀开，一袭紫衣缓步入了正晖宫，房间中荡起了一丝微微的风。

“陛下？”

低柔的声音在帝寝中幽幽响起，楚风宸在被窝里狠狠打了个冷战，死死拽紧了手里的束胸。

短暂的静默后，房间里响起瑾太妃的声音：“魏贤驾鹤西去，陛下忧思过甚，气喘胸痛，食之无味，已经歇下了。不知摄政王找陛下可是有什么要事？”

“身子不适？可曾看过御医？”裴毓的声音低沉了些。

“是，御医说陛下是因为心思太重，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故而……”

“是吗？”房间里响起一阵低沉的笑声，他说，“太妃娘娘胃口不错。”

“啊？……这……本宫侍奉佛祖，潜心向善不忍杀生，三年没吃肉了，本宫打算补回来……”

“本王去看看陛下。”

“等等！陛下已经睡……”

“嘘——”

瑾太妃的声音戛然而止。正晖宫顷刻间寂静得只剩下极轻的呼吸声，如果再要细致入微一点，还可以算上楚凤宸心中小人的哀号：瑾太妃，您当年放倒后宫佳丽、独占荣宠、祸国殃民的智慧与阴险霸气呢？怎么一碰上这禽兽就失灵了啊！

“陛下，可还醒着？”温柔的声音响起。

楚凤宸正装死。她把脸埋在被褥中，不过却露了个发顶在棉被外头。片刻的静默后，一声压低的笑声在她脑袋上响起。这笑声让人酥酥痒痒，带着一丝说不出的调笑意味。赤裸裸的羞辱，他说：“陛下是在生气微臣抢要了兵权？”

楚凤宸沉默。装死是一项技术活，如果装死界是一个江湖的话，楚凤宸绝对是泰山北斗级人物。横竖楚氏皇族八辈子老脸已经在过去的若干年里被她丢得干干净净，也不在乎多这一回。她逼自己放缓呼吸，过了一会儿竟然真在那禽兽温和的声音中有了一丝困意。

裴毓的声音低缓轻盈，他说：“臣受先帝所托，摄政辅佐陛下，今日兵权在臣手上而非奸佞之辈，陛下其实可以安心坐这朝堂，没有人能窥伺我燕晗江山的。”

楚凤宸恶狠狠咬牙：“……本朝最大的佞臣您真的不知道是谁吗，摄政王殿下？”

少顷，裴毓的笑声又浅浅在房间内响起：“魏贤是手握兵权的三朝老臣，他手下党羽却向来与我作对。如今他驾鹤西去，兵权虽然没有旁落，臣却忧心朝野动荡，怕是会殃及百姓……”殃及百姓几个字触动了楚凤宸，她犹豫了一会儿，睁开了眼睛。

裴毓微微一笑，眼色越发柔和，他轻道：“臣，有一不情之请……”

有些人，很大逆不道的时候，永远端着一派正人君子、忠君爱国的贤臣脸，简直无耻。摄政王裴毓在半个时辰之后才缓步迈入正晖宫宫门。在宫门口，他的随侍丁天已经等候良久，见他出门嘴角微微上扬却并没有多少言语，便默默跟上了。一盏茶后，他跟着摄政王上了回王府的马车，摄政王居然还是面色和悦，他未免多看了几眼，犹豫着迟迟没有开口禀报。

却不想，裴毓开了口，他道：“你想说什么？”

丁天迟疑道：“王爷，前几日教唆陛下出宫，联络帝都巨贾，断了魏贤盈私把他气死的几个大臣，属下已经查明，敢问王爷是想把他们移交司律府

审一审，还是……”

裴毓眉目不惊，眸光落在马车外的月上，他淡道：“杀。”

“是，属下遵命。”丁天抱拳领命，却不急于走，又禀报了第二件事，“启禀王爷，方才属下在等候王爷之时，得线人密报，说是在魏贤老头儿的丧殿上看到了瞿将军。”

“瞿放？”裴毓低笑，撩开轿帘的手在月光下泛着森森的白光。

月如钩。丁天愣愣看着，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或许这朝中的人都以为摄政王是温文尔雅、钟灵毓秀之人，可是他是早年跟随他上过战场的少将，他这副模样……即使隔了那么多年，还是能让他毛骨悚然。他咽了一口口水，正打算询问下一步，却听见裴毓的声音响起。

他说：“明日把本王从西昭带回的藕花糕送到正晖宫去。”

丁天：“……”

裴毓低笑：“饿了一月，本王倒想看看她吃是不吃。”

丁天同情地回望夜幕中的巍峨宫廷，悄悄叹息：这裴毓摄政王是前朝元帅之孙，少年得志。楚凤宸登基之时，裴毓也不过双十之年，先帝看他是忠良之后又还没站稳脚跟，这才故意封他为王，大约是想等着他收拾完自家势力，排挤完对头官宦，差不多要不安于室的时候，小皇帝也该长大成人了，可以趁他没长成大树之前连根拔了，免死狗烹。

可惜先帝一世聪明，错算了两件事情：其一，裴毓只用了两年就几乎彻底清扫了朝中乱局，以二十二之年站稳了脚跟，权倾朝野；其二，楚氏皇裔代代聪明果决，可这一代貌似混进了奇怪的东西，出了个软包废物。

一场悲剧就这样阴差阳错地酿成。太阳升起的时候，燕晗最年轻的皇帝楚凤宸换下了裘衣，在镜前为自己裹上轻薄却柔韧的束胸。好不容易把那见鬼的束胸缠缚完毕，她一边裹一边叹息着回到床头打开床头的暗格，把里头的脂粉盒子拎了出来，在镜子前仔仔细细地为自己画上妆容。当皇帝苦，当一个裹着束胸的皇帝更苦。

十岁登基之时她还小，是男是女寻常人并不容易分辨。虽然自小就被瑾太妃拎着耳朵教会了怎样像一个英武的男人，可是现在她已经十五，眉目间的稚气已经开始收敛，女儿的轻盈已经渐渐有了形状。别无选择，她只能用女儿家的脂粉草草修出一些英气来。可是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再过几年该怎么办？她总归不会长胡子啊！当然，最严重的是她纳不了后妃生不出皇

子……

半个时辰后，燕晗最俊秀的皇帝推开了房门。门外，十数宫婢早已跪成了一排，见她开了门便鱼贯而入，片刻后，正晖宫帝寝的桌上摆满了一席早膳。昨夜吃得太撑，楚风宸看着满目玲珑餐点兴趣缺缺，正想让宫婢撤下，却忽然发现了一样没见过的点心，好奇地伸手抓了一块。

宫婢小甲眼睛一亮，兴奋道：“奴婢差点儿忘了！这是摄政王今晨命人快马加鞭送到宫中的藕花糕，传闻是从西昭选来的新鲜糕点，陛下快尝一尝！”

“……”楚风宸把糕点默默放了回去。

小甲浑然不觉，兴致勃勃道：“听摄政王府的人说，这糕点是摄政王月前出使西昭时偶然发现。它并非五谷所制却香浓软糯，入口柔滑，里头嵌有三种鲜果、两种蜜汁，初入口时只觉酸甜，细品之下便可闻得百花香，仔细咀嚼鲜甜果香混杂清新蜜香，令人胃口大开！”

“……撤下吧。”

“陛下——”

楚风宸咬牙：“赏你了。”

“谢陛下！”小甲眼睛发光，端着糕点兴冲冲出了房门。

楚风宸望着小甲欢畅的背影，满目苍凉。又过一盏茶工夫，各色的早膳被撤了下去，瑾太妃颇为贴心地端着一碗消食的酸梨花酿上了门，笑咪咪地替她斟了一盅。楚风宸冷眼看着她：这个没节操的叛徒。

瑾太妃心虚地抿嘴笑：“昨晚那状况，我也帮不上忙呀。我若走了你也安然无恙，我要是没走，就怕今年你去祭皇陵要多加一杯酒，子欲养而亲不待……”

“来，小宸儿乖，喝一口……”

一盅酸梨花酿快要见了底，瑾太妃满意地点点头，神色却有些闪烁。她纠结许久，终于迟疑开口道：“宸儿，你已经十五，许多事情其实我并不愿意让你太早了解，却终究也必须让你知道。裴毓把持朝政，与沈卿之党羽长年明争暗斗。早些年先帝余威尚在，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可收拾。你虽是皇帝，却绝对不能打一个帮一个，否则整个朝廷会……”

楚风宸沉默。其实，瑾太妃不说她也是知道的。裴家几代老臣，裴毓摄政五年，裴家势力已经深入朝野各处，根深蒂固，要想拔除裴毓这颗毒瘤，

必须要有一个能与他抗衡的人，代表楚家皇族站出来，而且，这个人不能是她这个吉祥物皇帝。可是楚家还有能战之人吗？

“其实，楚家还可以有新人的。”楚凤宸犹豫开口。

瑾太妃瞪眼：“你纳妃生一个太子？”

“.....”

“不然你打算如何？”

楚凤宸目光闪了闪，轻道：“朕可以立一个驸马都尉，让他替我楚家去争权。”

“可我燕晗哪里来的公主可以嫁啊！”

“朕不就是吗？”

瑾太妃噤声，良久，终于不可置信地眨了眨眼。楚凤宸小小地舒了一口气，破罐子破摔似的又灌了一口酸梨花酿。燕晗自古有龙凤胎夭折其一不祥之说法，八岁那年皇兄过世，她改了名字代替他住在东宫，先帝一直以来对外皆是假说帝姬得病，常年幽居于宫外宅邸，要想找个驸马，其实不难。她只要替那个“公主”找个能打能扛能算计的驸马都尉，再慢慢扶持他权倾朝野，起码能在朝中成三足鼎立之势。如此一来，弄死裴毓，斗垮沈卿之，肯定会有时。瑾太妃眸光闪了闪，愈发欲言又止。

良久，她才道：“有件事我一直没有与你说。”

“什么事？”

“瞿放瞿将军似乎回来了。”

只一句，却让周遭的呼吸都安静了。

三日后，魏贤出殡。楚凤宸作为燕晗的皇帝，此等场合当然也是要去去做一做样子的。可惜天公不作美，从前一夜开始就淅淅沥沥下起了春雨，等到晨曦来临的时候，小毛毛雨成了瓢泼大雨。她坐在马车之上掀开了轿帘看外头狼狈的送丧队伍，忽然觉着有些阴森，又默默地缩回了马车里。半个时辰过去，大雨终于停歇。马车终于晃晃悠悠地在郊外的小道上停了下来。

楚凤宸在魏贤长子的带领下来到魏贤墓前，却发现在墓碑前面不仅跪着魏贤那几个娇滴滴的小妾妾，还静静站着一个人。那个人眉目温煦，目光柔和，顾长的身姿藏在身暗紫的云锦衣裳之下，无端端让人想到君子如玉四字。他的手上握着一把青黛色的伞，木质的伞柄暗红如血，越发衬得他的手指细长白皙。伞下是如瀑的青丝，青丝之下是云锦的暗紫纹路，再往下，是荒芜

乱草，一地残垣。大地一片寂寂，那人仿佛是这世上唯一的颜色，温煦如暖阳，透着一股十成十的衣冠禽兽、斯文败类的味道。

“陛下快看，是摄政……”

楚凤宸凉飕飕朝小甲望去，小甲顿时噤声。她远远看着，提起衣摆拐入一条小道，果断决定绕过那败类。也亏得魏贤老头儿家底子够厚，这陵园入口也修得气派无比，总之够大，大到足够她装作没瞧见那一只拿着伞的禽兽，一不小心与他“错失”。

“陛下来了？”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

楚凤宸脚步一顿，叹了口气回眸干笑：“真巧啊，裴爱卿，朕心伤裴爱卿，一时没看见裴卿。”

“是巧。”裴毓缓步到她身前，把她罩在伞下，缓缓道，“有雨，可别染了风寒。”

“毛毛雨。”

“春寒料峭。”

“朕是个汉子。”

裴毓一愣，眉眼间晕染开一抹极淡的笑。他轻柔道：“男子汉大丈夫染了风寒也狼狈，陛下天子血脉，区区小雨自是难以伤及，可是陛下身体康健干系着我燕晗千万子民国泰民安，可不能出半点儿差池。为了黎民百姓、燕晗江山社稷，请让微臣送陛下入陵园，可好？”虚伪到这份上还能让人听着舒坦的，恐怕非裴毓莫属——不过，好像还真有那么几分道理。当然，天威不可减，为表不屑，燕晗当今圣上冷冷甩下一句表态立场：“哼。”

裴毓莞尔一笑，伸出森白如雪的手：“陛下先请。”

这陵园极大，精致的亭台与珍稀的草木花卉各成一体浑然天成，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亭上刻的是细致山水木雕，水里游的是如婴童大小的红色锦鲤，蜿蜒的青石道中间细细铺着的是大小相若形状相仿甚至颜色都相近的鹅卵石。楚凤宸的心晃晃悠悠地颤了颤，悲从中来：魏贤老头儿这墓地修得都甩御花园十条街。楚家列祖列宗皇帝在上，真的不能劈一劈这作死的奸臣吗？

先祖是否见着了没有人知晓，只是当魏贤的墓碑前点起香烛的时候，偌大的陵园中忽然平地起了一阵野风，无数纸钱混杂在一阵阵啜泣声中飘散开来，树影摇曳，阴云遮天铺地而来，惊起一片鸦声。楚凤宸默默缩了缩身子，防备四望，却发现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异常的景象，不由得更加哆嗦：魏贤

老头儿早年也曾经立过几样战功，可是人到中年却开始贪赃枉法，和当地的商贾勾搭成奸，虽然是她设计气死了他，可是他已经活了八十几年锦衣玉食横行朝野的日子，怎么着也回本了吧……不用……这么客气吧……

“陛下？”身旁传来裴毓的声音。楚凤宸心有余悸地抬头，对上他温润的眼。他的伞稍稍变换了些方向替她遮去一些风，声音柔和，“陛下可是觉着冷了？”

楚凤宸摇摇头，硬着脖子做出一副无知无畏的模样，却也因此不经意越过裴毓的肩头发现他身后的树上隐隐约约有一抹漆黑的影子。风太大，树叶在晃动，那影子却怎么都不动，就像是蛰伏在那里……雷鸣声陡然想起，那黑影竟然从树上飘然而下，直直朝裴毓袭来！

那是……？变故发生在短短一瞬间，数道黑影从陵园墓碑旁的参天大树上齐齐跃下，刀剑出鞘的“铮”声在寂静的陵园中突兀地响起！

“啊——小心——”楚凤宸失声叫出来。可惜为时已晚，那个最先从树上跳下，举剑刺向裴毓的刺客已经近在咫尺！裴毓在楚凤宸惊恐的眼里看见了身后的那一抹暗影，倏地扶住她的肩膀带着她险侧身，寒光便划过了他的胳膊，碎帛声刹那撕破宁静。

“有……有刺客，快护驾！”很快，宫人仓皇的声音响了起来。无数禁卫涌入陵园，顷刻间兵刃相接之声响彻陵园。

楚凤宸惊魂未定，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却发现裴毓已经站了起来：他面色苍白，一只手死死捂着手臂。过了一会儿，一丝鲜血自他的指缝中流出，艳红的颜色刺痛人的眼睛。

“陛下不要乱走。”他喘息道，眉目痛苦。

楚凤宸愣愣地看着他，忽然想起一桩诡异的事情：裴毓，他不会武。没错，这货是个不会武功的将军。关于他是怎么当上这将军的至今还是个谜团。他不仅不会武，而且是个打个猎就生病，射个箭就气喘吁吁，不用等人下毒就小病连着大病，动不动脸色苍白气息奄奄，惹得皇城公卿家千金的心肝碎了一地、送上各种珍稀药材的病秧子。此时此刻，裴毓的双唇已经没了血色，站在禁卫的包围圈中一派文弱模样，眼神却锐利得很。

他匆匆扫了一眼周围，朝丁天道：“能瞒过你的耳朵埋伏，但是功夫又不十分厉害，像不像是边关三军的探敌先锋？”

丁天道：“八成。”

“魏贤是不是有个长子，拜于瞿放下？”

丁天道：“是。”

裴毓淡道：“替本王问候少夫人。”

“卑职领命！”

倏地，丁天提剑飞身而去，跨越重重阻碍到了魏贤家眷边上，猛然拽过了一位少妇的手腕。少妇的尖叫声还没有冲出喉咙，他的剑刃就已经隔上了她的脖颈——“啊——救——救命——”少妇终于惊惶失声，几乎是同时，厮杀的黑衣刺客动作迟缓了下来。

“住手！”一个黑衣刺客嘶哑的声音大喊，“放开她！”

裴毓微笑起来，道：“大公子，别来无恙。”

陵园中一片寂静。最终，黑衣刺客摘下面纱，露出一张狰狞愤怒却又不敢轻举妄动的脸。这……也行？楚风宸看着唇色泛白一副虚弱模样的裴毓，瞠目结舌。所以说，有些人杀敌靠的不是身手，而是阴险狡诈卑鄙无耻。比如燕晗前任大将、现任摄政王裴毓。局面几乎是在一瞬间翻了个个儿，胜负已定。

“奸臣！你不得好死！”魏大公子睁着血红的双眼嘶吼。

楚风宸缓步来到裴毓身旁，想看看他到底会不会流血过多，一不小心去和魏老头儿做个长长的伴儿，却不想对上了他沉吟的目光，居然透着一丝诡异的颜色。两两沉默。

半晌，裴毓低道：“陛下，臣的伤势好像有些重，略疼。”

楚风宸：“……”

裴毓低笑出声。显然，对付裴毓，这魏大公子显然还嫩着。楚风宸摇头叹息，再一次朝那树后望去，这一次，居然又发现了一个黑影。那个人静静蛰伏在树上并没有刻意地躲藏，也许是因为他手上的不是刀刃，而是一把弓。弓箭穿过匆匆绿影，露出雪亮的箭头，森森地散发着阴沉的光，却好像并没有离弦的意思。那人似乎发现了楚风宸的目光，居然收了弓箭，又隐身到了树后。

这身影……似乎有几分眼熟？楚风宸呆呆看着他，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这感觉让她心慌意乱，说不出的怪异。

“陛下？”裴毓的声音响起。

楚风宸陡然回过神来，迟疑着伸手指向树后：“那儿……”